



22日下午，白先勇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握着一叠讲稿，身后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他准备的PPT，内容聚焦在宝玉出家、黛玉之死、120回《红楼梦》，他选取的是这部经典小说最具悲剧色彩的两场重头戏。他几乎不用看手中的讲稿，自从从幼生病的时候似懂非懂读过一遍《红楼梦》后，他便和这本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之后在美国的高校讲了29年《红楼梦》，晚年回到中国台湾，又在台大开设《红楼梦》精读课，一学期讲40回，总共用了3个学期整整一百堂课才讲完。

白先勇被称为“中国最后的贵族”，他的家世显赫，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著名将领，白家的境遇也随着白崇禧仕途的起落而浮沉，既有腾达时候的众星捧月，也有晚年在台被情报人员软禁的凄凉，虽不及《红楼梦》里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但也足以让敏感的白先勇从《红楼梦》里找到许多共鸣。在白先勇的成名作《台北人》的扉页，他分别写了这样两行话：其一是“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”；其二是录了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时代的兴衰，家境的起伏，给了他足够的体悟去感知一个不一样的《红楼梦》，在很多场合，他都不讳言对《红楼梦》的喜爱，此番在复旦，他笑着说起心目中的小说排行榜，笃定地举着手说：《红楼梦》排第一！



白先勇：终是红楼梦里人

□本报记者 徐静



《红楼梦》是“天下第一书”

“《红楼梦》是我的文学圣经，也是我的文化百科全书。它也是我的床头书，随便翻一页，我都可以看得下去。”

白先勇在大学主修的是西洋文学，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一向是爱好的。在22日的讲座中，一名大学生希望白先勇列出他心目中的最爱书籍前五名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尤利西斯》是白先勇推荐的后四部，全都是西方小说，第一名则当仁不让留给了《红楼梦》。“《红楼梦》就是天下第一书”，白先勇用手有力地拍打着讲台桌面。

白先勇第一次接触到《红楼梦》是六七岁时。在重庆有一种“美丽牌”香烟，每包都有一张公仔图，有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，堂姐喜欢收集这些《红楼梦》人物，并且讲《红楼梦》故事给他听。后来白先勇在上海读了3年小学，十一二岁开始真正看《红楼梦》，据说当时似懂非懂地翻阅了一遍，没想到从此跟《红楼梦》一辈子结缘。

据白先勇回忆，父亲白崇禧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，暑假会请老师到家讲授《古文观止》，又因白先勇小时候患肺病被隔离，孤独的童年变得十分敏感，听家人讲古、阅读小说引导其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白先勇在美国教书时开了一门明清小说课程，一讲就讲了29年的《红楼梦》。他笑言，因为中国家庭关系很复杂，对美国学生解释姑表亲、姨表亲就要费半天劲。1994年他退休后开始写昆曲、为父亲白崇禧写传记，本以为换了跑道，此生不会再与《红楼梦》结缘，没想到后来台湾大学开设讲座，又开了《红楼梦》精读课，第一学期只讲了40回，总共用了3个学期整整一百堂课才讲完。

听说现在的大学生没有耐心读《红楼梦》，白先勇说那怎么办？白先勇本人是学西洋文学的，他说自己读了诸多经典，到耄耋之年才敢下定论，《红楼梦》是天下第一书，随便翻一回都能看下去，不像西方名著，要正襟危坐，读完还是一身汗。“《尤利西斯》，伟大但不好看，我只读过一遍，绝不要再读第二遍。”

惺惺相惜说曹雪芹

“曹雪芹一定是懂戏曲的，《红楼梦》就像是无数折子戏组成的大戏，曹雪芹真有撒豆成金的本事。”

白先勇也是写小说的，知道在写小说的过程中，人物性格刻画、对白设置、情节架构等是极其考验作者功力的，所以他以小说家的冷眼，去分析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高明之处，“雅俗共赏”就是白先勇对《红楼梦》的判语。

一方面，《红楼梦》具备神话架构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哲学思想在主导小说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同是出身名门，白先勇认为曹雪芹对戏曲非常熟悉，家里有戏班，祖父写过剧本，因此《红楼梦》整本书就像一部戏剧，是由无数折子戏拼成的一部大戏，每一回折子戏都是独立、完整的。比如第二十三回《牡丹亭艳曲警芳心》，黛玉经过梨香院听到小伶人演唱《牡丹亭》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，都付与断井颓垣”，黛玉“不觉

心动神摇”“眼中落泪”。为什么黛玉听了《牡丹亭》这几句戏词，会有如此强烈反应？因为汤显祖《惊梦》这几句伤春之词正好触动黛玉花无常好，青春难保的感慨情思，进而启发了第二十七回《葬花词》自挽诗的形成。白先勇由衷佩服曹雪芹驾驭文字的功底，说他诗赋曲词各种文体各有功用，又有点题之效。

就像是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《红楼梦》把乾隆盛世一个富贵之家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。曹雪芹生长于乾隆时代，那个时候是中国的盛世，可在盛世之间，乾隆时代已经埋下了整个文化、社会，还有国力衰落的因子。白先勇本人经历过乱世，当年白家显赫辉煌，白崇禧曾经是“中华民国国防部长”，国共共同尊敬的“抗日英豪”，被日本人称作“中国战神”，他的家庭曾经处在这个国

这个版本胡适称为“程甲本”；翌年程、高又刻印了“程乙本”，合称“程高本”。“新红学”开山祖师胡适一直认为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是高鹗所写。最有力的一项证据就是张问陶的诗及注。张问陶是乾隆、嘉庆时代的大诗人，与高鹗乡试同年，他赠高鹗的一首诗《赠高兰墅鹗同年》的注有“《红楼梦》八十回以后，俱兰墅所补”这一条，兰墅是高鹗的号。于是胡适便拿住这项证据，一口咬定后四十回是由高鹗“补写”的。

白先勇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，他认为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“伪作”。他列举红学家周策纵、高阳等人的论点，如周策纵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时，他的弟子陈炳藻博士等人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推断，虽然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文字上有些差异，但并未差异到出于两人之手那么大。

白先勇进一步说，世界上的



幼时的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

家的权力顶峰。然而在白先勇的记忆中，更多的是空袭时的惶恐、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、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。提笔创作小说集《台北人》时，白先勇才二十五六岁。沦落台北的“大陆客”，民国历史遗留下的一代“患重的人”，他们的漂泊与离散，追忆与生存，被一个本该不识愁滋味的小伙子写了出来，竟然有“一种六七十岁人的心境”。

惺惺相惜中，白先勇认定曹雪芹独具一份艺术家的灵感，冥冥中已感受到康乾盛世的文化正在最高领域往下落，“所以《红楼梦》是对一个大时代的兴衰，对人世间的枯荣无常写下的一曲史诗般的挽歌”。

认定后四十回非续作

“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》这本书有我许多人的看法，跟有些人对《红楼梦》意见有所抵触，争论一定是有的。”

如果说在评价《红楼梦》的整体价值、曹雪芹的文学造诣时，白先勇带有小说家独到的冷静与理智；那么在看待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时，白先勇更多怀抱的是艺术家的侠骨柔情，以“情”字为统领，用文本来解读，他认定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非高鹗续作，而是曹雪芹一人所著。

近百年来，红学界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作者的“真身”，这场争论牵涉甚广，不仅质疑后四十回的作者身份，而且对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的前后情节、人物结局，甚至文字风格，最后牵涉到小说艺术评价，通通受到严格检验。

乾隆五十六年(1791)由程伟元、高鹗整理出版木刻活字版排印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，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第一次以全貌面世，

经典小说似乎还找不出一部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作者合写的。因为如果两位作家才华一样高，一定各有风格，彼此不服，无法融洽，如果两人的才华一高一低，才低的那一位亦无法模仿才高那位的风格，还是无法融为一体。何况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已经撒下天罗地网，千头万绪，换一个作者，如何把那些长长短短的线索一一接榫，前后贯彻，光保持人物语调一致，就是一个难上加难不易克服的问题。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五回的判词对人物的命运预测，后四十回大致都符合，许多伏笔，比如宝玉托晴雯赠给黛玉的手帕、蒋玉菡与宝玉交换的汗巾，后四十回都用到了，而且用得非常恰当。特别是后四十回中，最能体现悲剧力量的宝玉出家、黛玉之死写得辽阔苍茫，这两场书写如同两根梁柱把《红楼梦》整本书像一座高楼般牢牢撑住，任一根柱子垮掉，整本书就会倒塌。

讲座过程中，现场网友在听白先勇讲到葬花词时在直播平台留言说，“又想起当年读黛玉葬花，真是看一次哭一次”。对白先勇来说，他解读《红楼梦》投射的是自己80年的跌宕岁月，而读者、观众看白先勇说红楼写红楼，重温《红楼梦》原文鲜活的描写，何尝不是开启一册私密的记忆之旅？

在白先勇著名的散文《树犹如此》中，他在结尾这样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怀念：“春日负暄，我坐在园中靠椅上，品茗阅报，有百花相伴，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抬眼望，总看见园中西隅，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，露出一块空白来，缺口当中，映着湛湛青空，悠悠白云，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。”不知道，每一次细读《红楼梦》，能抚慰白先勇几多惆怅？